

通鑑直解卷之七

漢太宗孝文皇帝

名恒。高祖第四子。初封為代王。大臣既誅諸呂。迎而立之。在位二十三年。諡為孝文。廟號太宗。

有司請  
早建太子

殷周治  
安用此

道

元年。有司請蚤建太子。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于餘歲。用此道也。今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乃許之。

淺草文庫



文帝卽位之元年。諸大臣有司以此時初誅諸呂。人心未定。故勸文帝蚤立太子。以安人心。說道太子是天下之本。宗廟社稷所繫。故須豫先建立。正其位號。這不是私其子。蓋將使祖宗之祀有托。百神有主。天下蒼生有依。乃所以重宗廟社稷。而不忘天下也。且如古者殷自玄王相土。至湯有天下。周自后稷公劉。至文武有天下。以世相繼。治安皆千有餘歲。享國長久。由太子早建。而國本素定故也。今皇子啓年最長。其德性純厚而慈仁。又最賢。夫立嫡立長。立賢於理爲順。就請立以爲太子。庶足以上奉宗社之靈。下慰蒼生之望。初時文帝不聽。後乃許之。按史記文帝常羣臣請立太子時。堅不肯從。曰。吾不欲以天下私其子。其後羣臣上請。至再至三。然後聽許。此文帝謙讓之德。過於後世人主遠矣。但此

時初誅諸呂。人心未定。若不早正國本。則以繫屬人心。而奠安國祚。况自古以繼嗣不定。而禍亂國家者多矣。如秦始皇帝不早立扶蘇。致有趙高之謀。胡亥之亂。而國隨以亡。此近事之可鑒者也。然則有司之亟請於文帝。豈諛詞過計哉。

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年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宰相上佐

宰相上  
佐天子

陳平不  
對獄錢  
穀之問



史卿大夫各得任其職

勃自知能不如

平

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稱善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之平專為丞相

廷尉是漢時平刑的官即是今之大理寺治粟內史是掌錢穀的官即是今戶部提督倉塲官文帝即位之初留心治道把國家的政事一一都講求明白一日臨朝時忽然問右丞相周勃說如今一年之間天下決斷過的獄囚共有多少周勃對說不知道帝又問一年之間國家用度的錢糧數目共有多少勃又對說不知道周勃既連問兩事俱不能對心

惶恐不覺的流汗沾濕了背脊帝乃問左丞相陳平陳平對說這兩件事各有該管的衙門陛下若問決獄便該責成掌刑的廷尉若問錢糧出入便該責成治粟內史此二者皆非臣之職也帝遂問說卿所管的却是何事陳平對說陛下不以臣為不肖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上則輔佐天子使其君為聖君下理陰陽使寒暑有常順序四時使氣候不差下遂萬物之宜使飛走動植各得其所外則鎮撫四夷諸侯使四夷都來朝貢諸侯無不服從內則愛養百姓使民皆安上樂業親附其上表帥百僚使卿大夫各盡其職分理朝廷的政務此皆宰相之事臣所知也若夫刑獄錢穀則自有主者非臣所知文帝聽說稱陳平所言有理於是絳侯周勃自知其才能不及陳平乃稱病不出請解相印致仕而



歸文帝允其所辭以陳平專為相。夫宰相之事陳平雖未必能盡然其所言則可謂深識治體者。宰相得人則一人元良羣賢彙集民安物阜外寧內謐。人主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自治。所以古語說相道得而萬國理。此明主之所以重擇相也。

吳公治平為今

吳公薦

一歲超

遷至太中大夫

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以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

文帝初立。聞知河南郡太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就召他入為廷尉。吳公在河南時。他所屬洛陽縣有箇秀才。叫做賈誼。甚是博學。吳公愛之。及為廷尉。就薦舉于朝。說他可用。大用。文帝因召賈誼來。授以博士官職。那時賈生年少。纔二十餘歲。文帝愛其文詞。博洽。學識通明。知是箇經濟之才。要大用他。只這一年內。便超遷做太中大夫。漢朝博士官比六百石。太中大夫比千石。是不拘常格。超陞五級了。賈生見文帝這等拔用他。一心報效。知無不言。漢家因秦法。以十月為歲首。今請改正朔。用正月。漢家火德。服色尚赤。今說是土德。請改尚黃。漢家左右丞相太尉等官。廢置不常。今請定職官之名。漢家用叔孫通禮。房中安世樂。與古不同。今請興禮樂之事。整頓這幾件。以立漢家一代的制度。革去了

文帝初立。聞知河南郡太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就召他入為廷尉。吳公在河南時。他所屬洛陽縣有箇秀才。叫做賈誼。甚是博學。吳公愛之。及為廷尉。就薦舉于朝。說他可用。大用。文帝因召賈誼來。授以博士官職。那時賈生年少。纔二十餘歲。文帝愛其文詞。博洽。學識通明。知是箇經濟之才。要大用他。只這一年內。便超遷做太中大夫。漢朝博士官比六百石。太中大夫比千石。是不拘常格。超陞五級了。賈生見文帝這等拔用他。一心報效。知無不言。漢家因秦法。以十月為歲首。今請改正朔。用正月。漢家火德。服色尚赤。今說是土德。請改尚黃。漢家左右丞相太尉等官。廢置不常。今請定職官之名。漢家用叔孫通禮。房中安世樂。與古不同。今請興禮樂之事。整頓這幾件。以立漢家一代的制度。革去了



秦時鄙陋之習。於是文帝謙讓說。這議論固好。但我一時未暇爲此。且姑待之。蓋此時天下初定。百姓未安。文帝承高惠呂氏之後。躬修玄嘿。務與天下休息。不欲以多事擾民。故雖愛賈誼之辯博。而不遽行其說。若文帝者。可謂知爲治之本者矣。

二年冬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羣臣悉思朕之過失。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晦。是月盡之日。文帝二年冬十一月。晦日。適有日食之變。帝以日食者。陰勝陽。邪干正之象。必君德有虧。朝政有關。故天見變。惟以示儆戒。因此恐懼。務修德以回天變。乃下詔說。

爾文武羣臣。各宜盡情思量。我已前的過失。啓告我知道。使我得以着實修省。及天下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敢諫之士。爾廷臣但有所知。都薦舉將來。使他陳說時務。極言過失。以匡正我之不及處。庶乎可以改過遷善。感天心而消災變也。古語說。天心仁愛人君。每出災異。以儆戒之。蓋王者。父天母地。譬之人家。父母少有些嗔怪的意思。爲子者。當恐懼敬畏。益修子道。則父母之心。亦必變與。怪而爲喜。悅故。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克謹天戒。遇災而警。故能享天心。而召和氣。今日食一事。未爲大變也。而文帝卽恐恐然反身修德。下詔求言。引咎自責。如此。可謂克謹天戒者矣。故終文帝之世。災變雖多。而致治最盛。豈非天鑒有德之明驗歟。



賈山  
秦為喻

賈山至  
言

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為喻。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聞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歷之以重。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人主不得聞其過。社稷危矣。昔者周蓋千八百國。

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其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然曰。將與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選其賢者。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懈弛也。階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

不精  
以承  
休



思見德  
化之成

擊死伏

狐

正奉受

言

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臣聞山  
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  
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豪俊之臣。方  
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兕伐狐。以傷大業。  
絕天下之望。臣切悼之。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  
於天子之庭。臣切愍之。上嘉納其言。上每朝郎  
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  
之言可用。采之。

孟賁是古之勇士。是時文帝以日食下詔求  
言。於是賴陰侯有箇騎士。斗做賈山。見文帝  
時常與近臣射獵。恐妨害政事。乃上一書。論  
天下所以平治亂亡的道理。以秦始皇惡聞  
其過。自取亂亡。就借秦事為譬喻。這書叫做  
至言。明其言之切至也。其書中一段。先說當  
廣開言路的意思。說道。臣聞雷霆之所擊。物  
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物無不糜碎者。今  
為人主者。其威甚於雷霆。而其勢重於萬鈞。  
臣下誰不畏懼。縱是多方聞導他。使之直言  
無隱。又和顏悅色。虛心聽受。其言可用。就采  
而行之。且酬以官爵。顯榮其身。這等優待他。  
那草茅之士。于冒天威。尚且恐懼。聞越不敢  
盡言。又况縱欲以自快。恣暴以凌人。惡聞其  
諫。而使之不敢指乎。震之以刑罰之威。壓之  
以尊重之勢。莫說是尋常人。就使智如堯舜。



勇如孟賁也。都摧折於天威之下矣。士孰敢以其身而試不測之怒哉。使人皆箱口結舌。緘默苟容。則人主之過失。無由得聞。聰明日蔽。于上。惡政日加于下。民不堪命。而社稷危矣。此秦之所以亡也。可不戒哉。在先周之盛時。九州之內。封建大小諸侯之國。共一千八百處。當是時。以九州之民力。供養千八百國之君。而天子所有者。獨王畿千里之地。宜乎用度不足矣。然却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歌頌之聲。交作于下。及到秦皇帝時。改封建而為守令。天下一統。歸于天子。以古時千八百國之民力。供養一人。宜乎有餘。却乃民力罷敝。不足以供上之役使。民財匱竭。不足以供上之取用者。何故。蓋古時為君者。嗜好減省。國家費用。都有箇一定的節度。無公家之擾。故上用常足。而民力易供。秦皇帝

奢後。其所以自養者。只馳騁射獵之樂。所費無窮。故雖以天下之財。不能供一人之用也。陛下監于往事。宜乎以周為法。以秦為戒矣。今乃不然。且陛下初時。詔天下有司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之人。都訴訴然喜而相告說。吾君舉賢自輔。將興舉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所以天下懷材抱德之士。莫不思乘時自奮。勉竭忠誠。以贊成陛下之盛德。及至舉到朝廷。却只與之馳驅射獵。一日而再三出。臣恐羣臣見陛下所為如此。無復竭誠盡慎之心。而朝廷之事。將懈惰而廢弛矣。陛下初從代邸來。即帝位。親自勉勵。以加惠天下。裁節用度。愛養百姓。平訟獄。使無冤滯。緩刑罰。使無暴苛。一時初政。人心忻然。莫不歡喜。臣聞山東地方。有司官吏。宣布詔令。百姓每便是衰老羸瘦的。疲癯疾病的。也都扶着杜杖。往



而聽之。都道聖主在上。太平指日可待。只怕我等老病將死。不及見之。願得少延須臾。思見德化之成也。民心之望治如此。今陛下左右都是豪俊之臣。方正之士。正該與之講議朝政。其成德化。以答天下仰望之心。却與他日日獵射。擊瓦伐狐。搏取禽獸。以傷帝王之大業。使天下的人。失了指望。臣切為陛下惜也。且為士者。平素誦詩讀書。修古致君澤民之道。其在家如此。一旦有司薦舉。登於天子之庭。這正是他試用之時。乃舍其所學。而從事射獵。把他平生所學之事。都廢壞了。臣又為諸臣惜也。於是文帝嘉納其言。一一都依行。文帝每視朝。乘輦出來時。縱是郎吏侍從。這等卑官。俱上書疏。未嘗不停了車駕。從容聽受。所言的事。如不可用。只留下不行。不加責怪。如所言可用。便采而行之。未嘗輕忽。此

賈山所以得行其說也。文帝之虛已聽言。不遺微賤如此。豈非萬世之所當法哉。

尊卑有  
序則上  
下和

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嘗與皇后同席坐。袁盎引却慎夫人。夫人怒。上亦怒。盎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耳。豈可同坐。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說。乃召語慎夫人。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人彘。是呂后害戚夫入的事。初高帝寵幸戚夫人。欲立其子趙王為太子。高帝崩後。呂氏鳩殺趙王。將戚夫人斷其手足。扶眼輝耳。放在廁中。名曰人彘。言其人而似豬形也。文帝



所愛幸的慎夫人在禁中嘗與皇后同席而坐。一日從帝遊幸上林。郎署官亦照常並設兩座。此時有中郎袁盎隨從在旁。乃撤去了慎夫人的坐席。不使與皇后相並。慎夫人怒。帝亦怒。袁盎說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相安。自然和好。今陛下既已立了皇后。慎夫人雖愛幸。論名分。乃妾耳。嫡庶同席而坐。豈不失尊卑之序哉。且陛下獨不見人彘之事乎。彼時呂后處戚夫人。雖極為毒惡。也因高帝寵幸戚夫人太過。以致呂后憤恨不平。遂遭慘禍。今日正主妾之分。明尊卑之禮。乃所以保全慎夫人。使宮闈和睦。永承寵眷也。帝喜。袁盎說得有理。乃召慎夫人來。以盎所言告之。慎夫人始悟。盎之却坐。原是善意。因賜盎金五十斤。夫萬化之原。始于閨門。而齊家之道。在正名。分。名分正。則家齊。家齊而國可治矣。

為人君者。最宜留意于斯。

倉廩而知禮節

賈誼說上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漢之為漢。幾四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

積貯天下之大命



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  
毆民而歸之農。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  
民。轉而緣南晦。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  
誼言。春正月丁亥。詔開籍田。上親耕。以率天下  
之民。

親耕籍田

文帝卽位以來。躬行節儉。休養百姓。那時去  
戰國未遠。民多遊食。不務農業。賈誼上疏勸  
文帝說道。管仲有言。倉廩充實。則民有賴。而  
知禮節。衣食給足。則民有恥。而知榮辱。蓋禮  
義生於富足。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  
嘗聞也。漢興以來。將近四十年矣。此時官

公儲。及民間私蓄。尚是空虛。甚可哀痛。幸得  
年穀屢登。天下無事。未有兵荒。然世之有饑  
荒。與豐穰。乃天行之數。不可預必。就凡夏禹  
商湯聖王治世也。曾被水旱來。如今豈能必  
得年年豐稔。脫或不幸。雨暘失調。有一二  
里地方亢旱之災。顆粒無收。那時要賑濟這  
許多饑民。何處取給。又或猝然邊上有事。調  
動數十百萬軍馬。把守戡殺。這許多糧餉。又  
何處取給。夫積蓄存貯。所以備災變。這是天  
下的大命脈。安危所繫。若積粟既多。財用有  
餘。天下的事。那一件幹不得。以攻則必取。以  
守則必固。以戰則必勝。以之緩懷敵人。降附  
遠夷。又何招而不至。可見治國之道。先於足  
食。只要錢糧充足。則事事可爲。然欲足食。必  
先重農。今蓄積所以不充。只爲民不務農之  
故。必須設法勸民。驅逐他盡。歸于農。使各自



出力耕作以爲衣食之資不復去做商賈工  
匠徒靠手藝遠出求趁那末技游食之民都  
轉而緣南畝改變其業各守本等的農務則  
蓄積自然充足而民亦安土樂業不輕去其  
鄉矣此今日之急務也於是文帝感悟賈生  
所言這年春正月丁亥日就下詔開籍田做  
古時天子親耕以供宗廟粢盛的意思文帝  
親自到籍田中扶耒耜行三推之禮以倡  
率天下之民使百姓每聞知說天子至尊尚  
且親耕况我等小民可不盡力是以不煩教  
令不假刑威而民爭趨于農由文帝以身先  
之也當時瘡痍之民一變而爲富庶之俗至  
其末年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  
露積於外賈生之言信有驗矣

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

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  
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  
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文帝二年初既嘗詔羣臣極言過失猶恐羣  
臣之不肯盡言又下詔說古者聖王之治天  
下莫不以聽言納諫爲急務朝裏面豎着進  
善之旌使凡以善言來告者都立于旌旗之  
下以待詔問又立誹謗之木許人以朝廷之  
過失寫在木上以圖省改所以然者無非欲  
明目達聰通治道而開言路也及至秦爲無  
道但有盡忠直諫者就說他誹謗朝廷妖言  
惑衆加之以重罪著爲法律到今尚因循未  
改此羣臣之所以畏威懷罪不肯盡言而上



有過失。無由聞也。何以能招來天下賢良。與直言敢諫之士。自今以後。除去了這一條律令。使人人得以盡言。無所忌諱。夫誹謗妖言之禁。秦皇行之。而立見其亡。漢文除之。為一代賢君。稱首。歷觀往古。莫不皆然。可見興亡治亂之幾。在言路通塞之間而已矣。為人君者。宜以文帝為法。

九月詔曰。農者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

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今茲親率羣

臣農以勸之。其賜民今年田租之半。

文帝二年正月。既納賈生之言。親耕藉田。以率天下矣。這年九月。遂下詔說。百姓前職業

文帝率  
臣勸農

民田

二年

有為耕農的。有為商賈的。朕看來。惟農事為是。天下的大根本。蓋民生於食。食出於農。這是百姓每。所賴以生養。而不可一日廢者也。那商賈。不過是末技耳。而今百姓每。或不專力於本。而乃從事於末。為商賈者多。為耕農者少。五穀何由生。日食何由給。所以民生不遂。朕為此故。親率羣臣。首耕藉田。以身勸率天下之民。使皆力於農事。庶本業不廢。而民生有資。然民盡力以耕田。最是勞苦。而又不免不取其租。若不體恤。反不如那做商賈的。得以坐享其利矣。朕甚憫之。今國家租稅。固有定額。然朕每事節省。亦自穀用。今年的錢糧。且只着百姓每。辦納一半。其餘一半。盡行蠲免。以甦天下之民。夫文帝即位之初。國用浩繁。又屢歲下詔蠲免租稅。宜其用之不足矣。而史稱當時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京



帥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府庫充溢。海內富庶。至於武帝用桑弘羊等。言利析秋毫。取利盡錙銖。宜其用之有餘矣。而動見匱乏。卒致海內虛耗。蓋其用之有節不節故也。可見足國者。不以厚歛爲得計。當以節用爲先務矣。

釋之爲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

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陛下且何以



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奏當是法司議擬罪名的意思。蹕是駕出清道。長陵是高帝葬處。兩手掬物叫做杯。不敢斥言發掘陵墓。故只說取長陵一杯土。文帝時張釋之為廷尉。一日聖駕出行。從中渭橋過。有一人在橋下行走。驚了駕輦的馬。文帝使兵騎拏獲。發與廷尉問罪。釋之問擬衝突儀仗罪名。該納金贖罪。奏上。文帝怒說。此人親驚吾馬。幸得馬還調良。不曾失事。假若是不馴熟的馬。吃他這一驚。奔逸起來。豈不至敗車而傷我乎。情重如此。而廷尉止擬罰金。何其輕也。釋之對說。法者高帝所定。布之天下。與其守之。天子不敢以喜怒為重輕。人臣亦不敢承上意。以出入。今犯蹕之罪。論律只該罰金。而欲更為加重。是法可由人增減。而

百姓不以為信矣。且當犯蹕之時。上若立遣人殺之。法雖不當。與臣無干。今既發下廷尉付之法司。臣居法司之官。只知守法而已。豈敢隨上意以為輕重乎。夫朝廷之設。廷尉正。要詳審刑獄。使情法得中。輕重平允。若廷尉之法一偏。則天下從而效尤。必將任情用法。故為輕重受冤之人。不止一犯蹕者而已矣。民安所錯其手足乎。文帝聞言而悟。說廷尉問擬的是。允其所奏。其後又有人偷盜高帝廟中神座前供御的玉環。吏卒捕獲。那為盜之人。送下廷尉。問擬罪名。釋之奏說。此人盜宗廟服御物。依律該處斬。文帝大怒說。這人無理。乃敢盜我先帝的廟器。朕欲將他全家處死。誅滅其宗族。你却只照常法奏擬。何以重宗廟而慰先靈。非朕所以敬奉宗廟之意矣。釋之乃免冠頓首謝說。竊盜之罪。不至於



大臣短  
賈誼

死。今以盜宗廟器問擬死罪。已是盡法處了。豈可復加。今人盜宗廟一器。便誅及宗族。設或有等無知愚民。盜取高帝陵墓上一杯土。此時陛下憤山陵之侵損。必欲重處此人。又當萬倍于盜廟器者矣。不知更有何法可加於族誅之上者乎。於是文帝感悟。乃稟白於母薄太后。而聽許之。竟從張釋之所擬。夫釋之為朝廷持法。而不徇人主之喜怒。文帝能容釋之。持法而不任一己之喜怒。皆古今美事。可以為後世法。故史臣記之如此。

前席  
文帝  
及賈誼

誼召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其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乃拜為梁太傅。

以賈誼  
為梁太  
傅

釐字。解作福字。受釐。是祭神畢而受福胙也。宣室。是殿名。文帝愛賈誼之才。欲任以公卿之位。其時大臣周勃灌嬰等。嫌其多事。常短毀之。於文帝面前說道。洛陽賈生。年少初學。未更世事。恃他有些才華。便要專擅事權。紛更變亂高帝的成法。此人不可大用。於是文帝從此遂疎遠之。不復用其所言。而出為長沙王太傅。蓋欲老其才而用之也。其後文帝

通鑑直解卷之七

漢文帝

十六



文帝誅  
海取

忽又思誼遣使召來。既至入見。此時祭祀纔罷。文帝坐在宣室中。飲福受胙。因此想起鬼神一事。問及鬼神的來歷。賈誼一一述其所。以然之。故以對談論之久。至于夜半。帝聽之喜而不厭。促席向前聽其議論。既退嘆說。吾許久不見賈生。自以學問進益勝過他了。今聽其言還覺不如。乃拜為梁王太傅。梁王是文帝第二子。帝甚愛之。故用文學之臣為之師傅也。夫帝當天下初定之時。諸呂方平之後。清淨無為。與民休息。固其所也。誼以多事承之。是以不見任用。至其通達國體。辯博有辭。帝未嘗不愛其才。而漢服之。用人取善。兩得之矣。

十年將軍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

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引分。即引。決是自盡的意思。文帝十年將軍薄昭。乃薄太后之弟。文帝之母舅也。嘗恃寵而驕。擅殺朝廷差遣的使臣。法該抵死。文帝以母后之故。不忍教他受戮于市曹。乃使公卿大臣都到他家飲酒。與之訣別。欲令薄昭自家引罪。曉得該死。尋箇自盡便了。薄昭恃在外戚。還望文帝赦他。却不肯就死。文帝又使羣臣都穿了孝服。往他家哭之。薄昭然後知帝意必不肯赦。乃不得已而自殺。看文帝處這件事。甚是剛斷。又且從容。內不傷母后之意。外必伸朝廷之法。可謂得情法之中矣。然猶有未盡者。恨不能防之於早。古語說。嬰



兒之患常傷于飽貴臣之患常傷於寵。故人君之待外戚其裁抑之者乃所以保全之也。文帝不早為薄昭置賢師傅而使之典兵干政。至於驕而犯法。恩不能庇。悔將何及哉。然後知向之所以過寵之者。適足以殺之而已矣。後世人主愛厚外戚而欲長保其富貴者。當鑒於斯。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妾願沒入

緹縈上書

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憐悲其意。

詔除肉刑

詔獄。即今錦衣衛鎮撫司獄也。逮。是押送罪人。肉刑。是割體斷趾之刑。齊太倉令淳于意犯罪當刑。被提至長安。繫詔獄。淳于意無子。止生五女。其少女緹縈。傷父之陷於刑罪。無與辯理。乃隨父到長安。上書奏說。妾父在齊中做官。齊中之人都稱其清廉平恕。今不幸而誤陷於罪。坐法當刑。妾傷夫已死之人。不可再生。受刑身毀。不能再續。縱有悔悟之心。要更改前非。從新行好。而形體已毀。自新無路。豈不可惜。然法有贖罪之例。而妾父做官素清廉。又無以為贖罪之資。妾情願收沒入官為奴。以贖父刑罪。使得以改過自新。文帝

刑



文帝躬  
修玄默

合議務  
在玄默

覽緹縈所奏。悲憐其情意之苦。又有感于其  
言。而知肉刑之慘刻如此也。乃下詔除去肉  
刑之法。以笞代之。夫文帝除肉刑。可謂至仁。  
及其用法。雖親無赦。似又有不專于仁者。何  
也。蓋立法貴寬。不可無好生之意。而行法貴  
斷。不可有姑息之心。仁義並行。寬猛互用。治  
天下之大  
法如是矣。

上既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  
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  
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蓄積  
歲增。戶口寢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罪疑者予

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  
焉。

玄是清淨。默是簡重。禁罔是法禁。似網羅一  
般。所以叫做禁罔。錯是置而不用。文帝承高  
惠呂氏之後。知百姓每方離了戰爭之苦。要  
在休養生息。不可以多事擾民。一切務在安  
靜。既躬修玄默之道。以身化民。無所作為。不  
尚詞說。那時為將相的。如周勃。灌嬰。張蒼等。  
都是高帝時開國的功臣。少文飾。多質朴。又  
親見秦家以暴虐致亂亡。心裏厭惡他。以為  
懲戒。凡百議論。務在寬大。仁厚。人有過失。務  
為包容。不肯對人明說出來。恐羞辱了他。其  
寬厚如此。是以化自朝廷。行於天下。那百姓  
每也都變為忠厚。興於禮讓。舊時進本告狀。

通鑑

卷之七

漢紀

七



評發人陰私。那樣偷薄的風俗。盡改變了。故當是時。吏安其官。民樂其業。錢糧蓄積。每歲增加。民間戶口。日漸蕃息。下之風流篤厚。而無薄惡。上之禁網疎闊。而無煩苛。凡人犯罪。有可輕可重。疑而未決的。便都饒了他。不必一一深求。盡入於法。是以彼時刑罰大省。至方一歲。天下有司所次斷的輕重獄囚。止有四百而已。民不犯法。刑無所用。蓋有刑錯之風焉。前代惟周成王康王時。刑錯不用。今文帝亦庶幾乎此。與成康比隆。而其本則上修玄默。下務寬厚。有以致之。漢家四百年之命脉。其培于此矣。

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  
殺北地都尉。遂至彭陽。上親勞軍。自欲征匈

擊匈奴  
逐塞即還

奴。皇太后固要乃止。於是以張相如爲大將軍。擊之。逐出塞即還。

單于。是北虜酋長的稱號。老上。是單于的名。朝那。彭陽。是縣名。北地。是郡名。俱在今陝西地方。都尉。是管軍之官。文帝十四年冬。匈奴背和親之約。其老上單于。帥領十四萬人馬。從朝那蕭關進。搶殺了北地的都尉。遂深入至彭陽一帶地方。文帝不忍見百姓之被害。如此。遂發憤整兵。親自犒勞軍士。要御駕親征。羣臣諫止。不聽。皇太后再三勸住。纔罷不行。於是以張相如爲大將軍。領兵截殺。驅逐虜騎出邊塞之外。即班師而還。古稱王者之于夷狄。來則禦之。去不窮追。三代而後。如漢文者。其庶乎此。武帝好大喜功。勤兵遠討。豈

通鑑直解卷之七

漢文帝

二十



不稱雄。而海內虛耗。盜賊蜂起。幾致大亂。人君欲知安攘之計。觀漢二帝。則得失之效。昭然可睹矣。

上輦過郎署。問馮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臣大父

趙人。上曰。昔有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

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唐對曰。尚

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拊髀曰。嗟乎。吾獨

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

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讓唐。唐曰。上古

每飯未嘗不在鉅鹿  
拊髀思  
頗牧

王者推

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

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李牧是

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支韓

魏。今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匈

奴遠避。不敢近塞。虜冒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

殺甚衆。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

其賞不行。陛下賞太輕。罰太重。魏尚坐上功首

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及之。由此言

通鑑直解卷之七 漢文帝 二十一



文帝并  
能用頗

魏尚復

以為雲

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  
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  
都尉。

署是官舍。郎署是郎官所居的去處。鉅鹿是  
秦漢時郡名。在今真定及順德府地方。人身  
兩股叫做髀。拊髀是以手拍其股。鬪是鬥。是鬥限。  
雲中是郡名。即今大同地方。大將所居的去  
處。叫做幕府。文帝一日乘輦從郎官署中經  
過。此時馮唐為郎署長。文帝見他年老。因以  
父老呼之。問說。父老。你家住何處。馮唐對說。  
臣的祖公。是趙國人文帝說。昔朕為代王時。  
一日正進膳。有尚食監高祛向我說。趙國前  
大將李齊甚。是賢能。曾與秦兵戰於鉅鹿之

下。觀其用兵取勝。真乃是箇良將。朕常思慕  
其人。至今每遇進膳。就想起李齊的事來。我  
的意見。常如在鉅鹿地方。未嘗忘也。馮唐對  
說。李齊雖好。然趙國良將。還有箇廉頗。曾在  
邯鄲拒秦兵。又有箇李牧。曾在代州雁門關  
拒匈奴。這兩人為將。更有本事。李齊尚不如  
他。那時匈奴屢次犯邊。殺了北地都尉。邊事  
方急。文帝正要求箇良將用之。一聞馮唐之  
言。便以手自拍其髀。歎說。朕如今怎能勾得  
那廉頗李牧來用。若得這般人為將。着他統  
兵在邊上備虜。又何憂匈奴之為患哉。馮唐  
因見文帝留意將帥。這時有箇雲中太守魏  
尚。方以微罪廢棄。要把言語激發文帝。薦他  
起來。故意說道。莫說今日沒有廉頗李牧。就  
是有廉頗李牧這般人。只怕陛下也不能任  
用他。文帝因馮唐當面恥辱他。也不覺發怒。



怪責不是。馮唐對說。臣謂陛下之不能任用良將。非敢妄言。蓋有所見。臣聞上古王者遣將出征之時。必跪而親推其車轂。以命之說。凡在闔閭以內的事務。悉聽寡人處置。闔閭以外的事務。悉聽將軍節制。凡一應論功行賞的事。都任將軍自家主張。取決于外。寡人不從中。荆也。蓋以將權不重。則號令不行。動有掣肘。則事機錯誤。故上古王者之遣將如此。趙用李牧。惟其能這等信之專。任之篤。所以李牧為將。凡事都由得自己。便於展布。故能北邊驅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面控抑。疆秦。南面抵當。住韓魏二國。趙國稱強焉。今陛下之用將。能如是乎。且如前日。魏尚做雲中大守。他軍市中收的租稅。一毫不入己。盡用之犒賞士卒。所以士卒盡力。而匈奴遠避。不敢犯邊。止曾進邊一次。魏尚統領人馬。截殺所

斬獲甚多。其功如此。臣以為宜蒙厚賞。只因報功幕府。一兩箇字。不相照對。那文正便說。他報功不實。以法律糾正其罪。而罷其賞。不行。臣以為陛下賞則太輕矣。而罰又太重也。夫魏尚當時不曾犯了大罪。止因報功。册上混開。了六顆首級。此其情固可原。而功亦難混。陛下不但格其賞不行。又送下法。司問罪。至于削其官爵。而罰及之。此殆與上古王者之遣將異矣。何以為立功者之勸哉。即此看來。可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文帝聽馮唐這番說話。深自感悟。心中喜悅。即日令馮唐持節。放了魏尚。復職為雲中太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以嘉其能直言。敢諫焉。其後細柳。勞軍。委任周亞夫。可謂得用將之道。其有悟于馮唐之言者深矣。



增諸祀  
增易生  
幣

敬無有  
所祈

春詔廣增諸祀壇場珪幣。凡曰吾聞祠官祝釐  
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  
不德而專饗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  
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築土為壇。除地為場。是祭神的去處。玉器為  
珪。段昂為幣。是祭神的禮物。祝釐。是禱神求  
福。文帝十四年春。下詔說。一應祀典。神祇壇  
場狹小的。比舊時都要充廣。珪幣缺少的。比  
舊時都要增加。以致敬于神。不可褻瀆。又詔  
書內一欵說。吾聞祠祭官。凡祭祀之時。祝文  
上的說話。都祈禱神福。歸於朕躬。不為百姓。  
朕心裏。是漸鬼。這事必須有德。然後能享

今以朕之不德而欲專饗其福。獨擅其美。私  
厚於一身。那百姓每都不得預。這乃是加朕  
的罪過。而重其不德也。今後一應祭祀。只看  
祠宮致敬盡禮。無得仍前歸福朕躬。有所祈  
禱。孔子說。敬鬼神而遠之。文帝詔廣增壇場  
珪幣。而無所祈。可謂能敬而遠者矣。然有天  
下者。不以一己之富壽康寧為福。而以百姓  
之和平安樂為福。此文帝所以不欲專饗而  
必與百姓共之也。歷觀前代人君。其好禱神  
祈福者。莫如秦始皇。乃身致亂亡之禍。以及  
子孫。至今笑其愚。其不欲禱神祈福者。莫如  
漢文帝。乃身享治平之福。以及子孫。至今頌  
其美。可見人君之所以為福者。在德而  
不在禱矣。此又主百神者之所當知。

後元年詔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



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糜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

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又帝十七年。改爲後元年。因連歲災傷。下詔說道。近來數年。五穀不收。今又有水旱疾疫之災。百姓困苦。朕甚憂慮。然變不虛生。必有所以致之者。但我愚暗不明。不曉得過失所在。想是朕之政令有所闕失。而行事或有過差。歟。抑或上而不能順天之道。下而不能盡地之利。明而人事乖戾失和。幽而鬼神怠廢。不祀歟。果何由而致此災變也。朕又思想。莫不是百官之俸祿。或缺。以致侵魚百姓。無用之興。作或多。以致濫費民財歟。不然。何其民食之寡乏如此也。夫料度如今。的田地。比古時不見加少。算計如今。的民。比古時不見



加多。若以戶口較量田地之數，不但比古時一般，覺得如今田地尚寬廣有餘，宜乎民食充足矣。而乃甚患不足者，其過咎畢竟安在。莫非古時力本者多，用度有節，如今百姓却每每從事於商賈末藝，以妨害農功者太多歟。或是造為酒漿，以糜費米穀者太多歟。又或是豢養六畜，而食人之食者太多歟。凡此小大的事理，我反覆思之，未得其當，故特詔下御史大夫，可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以上，及博士等官，大家商議，但有可以消弭災變，佐助百姓之急者，各任你每意見為國家深遠思慮，明白開陳，無所隱諱，可也。夫天災流行，雖明君在上，不能必無，惟文帝不諉於適然之數，而反躬自責，博求所以弭災之道，此所以雖有災變，不為民害也。當是時，百姓殷富，戶口蕃息，有由然哉。

露臺  
費百金之

示敦朴  
為天下

班固贊曰：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尉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



金錢悞  
心  
文帝專  
務以德  
化民

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富庶。興于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班固是漢朝史臣。嘗作漢書。於文帝本紀之末。贊美他許多好處。說道文帝即位以來。通計二十三年。所居的宮室。所遊的苑圃。所乘坐擺列的車馬。所服御的衣裳器物。一一都遵守先世之舊。無所增加。若這苑圃地上等項。雖是舊時所有。或有不便於民的。便都從

寬減省。以從民便。寧可使百姓得些便益。不肯厚於自奉。以妨民也。一日要在驪山上造一露頂高臺。叫工匠來估計。那所費的價值。說該用百金。百金是一千六百兩。文帝說。這百金貲財。在民間中等人家。可勾十家的產業。今我承繼着先帝的宮室。常恐享用過分。玷辱了這去處。又要那臺何用。豈可興此無益之工。而破費民間十家之產乎。因此就停止了工作。其愛惜財用如此。文帝自家所尚的袍服。止用弋綈。弋是黑色。綈是粗厚的段匹。只取耐穿。不尚華采。當時有箇慎夫人。是文帝所寵愛的。他穿的也是朴素的衣服。長不拖地。用的帷幕帳幔。也都不用文繡。自家敦尚朴素。以為百姓每倡率。使天下風俗。都化為儉朴。其尋常服御如此。生前預造陵寢。在霸水上。叫做霸陵。這霸陵裏面擺設的。都



是瓦器。不用金銀銅錫等物裝飾。依着那山勢。便做葬處。不復築土爲墳。勞費民力。其山陵制度如此。南越王趙佗。恃其強大。自稱南越武帝。占據着海南地方。抗拒中國。文帝不行誅討。乃召其宗族兄弟。在中國的都與他官爵賞賜。以恩德懷服其心。其後趙佗感激。就去了帝號。自稱藩臣。終身不敢倍漢。先年曾與匈奴單于和親。約以長城爲界。不相侵犯。後來匈奴背約。常時入邊搶掠。文帝也不與他計較。只着各邊將士隄備防守。驅逐出邊。便罷。不曾發兵深入。惟恐損傷了百姓生命。多費了兵馬錢糧。其制禦夷狄如此。吳王濞稱病不朝。已有反謀。文帝道他年老。乃賜之几杖。免其來朝。並不曾發覺他的奸詐。羣臣袁盎。鼂錯。賈誼等。或上疏諫諍。或因事論說。雖常觸犯忌諱。過于切直。也都寬容假借。

納用其言。並不曾嗔怪他。將軍張武曾受人餽送的金錢。事頗發覺。文帝只說他家貧。反賞賜他財物。使他心裏慚愧。自知省改。並不曾播揚他的過失。其優待臣下如此。那時行出來的政事。說出來的議論。專要休養生息。以德化民。不用刑罰。是以四海之內。財力豐富。戶口蕃庶。人人興起于禮義。樂爲善而恥犯法。遂致風俗淳厚。刑罰減省。一歲中。總計天下有司決斷的輕重獄囚。不過數百。庶幾有古時刑錯不用之風焉。其真可謂仁德之君哉。這是班固總論文帝之德。而以仁之一字稱之。然嘗考文帝之爲君。見事極其明察。行法極其剛斷。而史臣只以仁稱之者。蓋其明而不失之苛細。斷而不傷于刻薄。皆有慈愛惻怛之意。行乎其間。所以能固結人心。培養國脉。漢家四百年之天下。皆基于此。後世











景帝與梁孝王。同是竇太后所生。甚相友愛。景帝即位之三年。梁孝王自本國來朝。那時景帝未曾冊立太子。一日與梁王宴飲於宮中。因酒酣。從容與梁王說。朕千秋萬歲之後。把天下傳與王。梁王起來辭謝。雖曉得景帝此言。未可便為定准。但心裏也自家暗喜。竇太后聽說。亦信以為然。那時有詹事竇嬰。是竇太后的從姪。在宮中侍宴。恐此言一出。或開爭亂之端。乃斟上一杯酒。捧進與景帝諫說。今之天下。非主上之天下。乃高祖所傳之天下也。既承繼高祖的基業。便須遵守祖訓。彼父終子繼。世世相傳。不用兄弟繼立。此高祖之約也。王上雖有愛梁王。何得進背祖訓而擅與之。以天下哉。太后正喜間。忽被竇嬰入朝。因此憎惡竇嬰。除了他的門籍。不許再入朝。梁王因此自負。他後日有天下之分。

越發驕縱。車服宮室。都僭擬天子。又陰殺朝廷議臣袁盎等。幾取殺身亡國之禍。皆景帝一言有以誤之也。大抵事有定分。別人無爭心。况以天下相傳。苟無一定之約。而得以私愛行於其間。鮮不起爭。而召亂矣。漢家父子相傳之約。蓋亦有見於此。景帝溺愛輕許。以驕梁王之心。及其罪狀彰露。乃從而窮治之。使母子兄弟之愛。幾於不終。所以史佚說。天子無戲言。豈不信哉。

初楚元王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為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子夷王。孫王戊

醴酒不設穆生去



卽位常設。後乃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謝病去。

醴是甜酒。鉗是犯罪囚奴。以鐵鉗其頸。初高帝有異母弟劉交。封于楚。後謚爲元王。元王甚賢。雅好書史。少時曾與魯人申公穆生。白生。這三人共拜一儒者浮丘伯爲師。從而受業。講習詩經。後來劉交從高帝征伐有功。封爲楚王。就用這三人做楚國中大夫之官。甚加敬禮。時常置酒筵宴他三人。因穆生性不好酒。不能多飲。每置酒時。特爲穆生別設一樣甜酒。與他飲。此後遂以爲常。到元王子夷王名郢客。孫王名戊。三世繼立。都依着這舊

規行每宴必設醴酒。王戊卽位之後。漸漸慢。一日宴會忘記設了。穆生宴罷退去。便說道。我如今就該告休長往矣。蓋醴酒不設。雖是小節。然因此見王的意思已懈怠了。不着我輩在意。日後輕視。何所不至。我若不去。必且得罪。他日楚人將鉗我之頸。驅役於市上。做囚奴而後已。到那時求去遲了。遂稱病告謝而去。其後王戊與七國謀反。申公諫正。王戊發怒。遂將申公罰在市上。穿着赭衣舂米。然後知穆生之超然遠舉。真智士矣。易所稱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其穆生之謂乎。後之禮賢者。當以王戊爲戒。慎毋始勤終怠。而使君子有去志哉。

### 世宗孝武皇帝



名徹。是景帝之子。在位五十四年。廟號世宗。

武帝三

策仲舒

建元元年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廣川董仲舒對曰。臣

天人相

與甚可

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自非大亡道之世。

畏

德日起

而大有

天。盡欲扶持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

有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

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

皆禮樂教化之功也。

功

廣川。是漢縣名。在今景州地方。歷代天子即位。只純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原無年號。至武帝即位之初。特起一年號。叫做建元。自後每朝。都有年號。實始于此。建元元年冬十月。下詔。有司着薦舉各地方上所有德行賢良。操履方正。能直言極諫的士人。都到闕下。武帝親自發一策。題試問他。說古今治道。與廢不

同。果是。天命。抑由人事。那時獨有廣川縣人董仲舒。對的策好。說道。臣觀天人一體。此感彼應。毫髮不爽。有道的天。便眷佑。無道的天。便棄絕。其相與之際。甚是。可畏。然天心仁愛人君。若非無道之甚。必不可改。改的天。還畱意於他。屢出災異。以示警懼。要他省改。無不欲扶持。而全安之。故亂者可治。廢者可興。其



事只在人君夙夜彊勉以承天意而已。能彊勉於學問。讀書窮理。以明此道。則聞見日漸廣博。而智慮越發開明。能彊勉於修為。反躬實踐。以行此道。則君德日漸崇起。而功用自然弘大。彊勉之有益如此。且這道理。由之則治。不由之則亂。乃是人君所由以到那治處的路頭。其具則仁義禮樂四者是也。自古聖王。只以此四者之道。教化天下。傳及子孫。故身雖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至數百歲如夏家四百。商家六百。周家八百。這都是禮樂教化的功效。蓋此道常在人心。歷世不忘。是以享國長久。非天命之有所私厚也。然則仁義禮樂之道。豈非萬世人君之所當務者哉。嘗觀春秋戰國以來。申韓蘇張之說。盈滿天下。至秦而焚書坑儒。三代之禮樂教化。蕩然無復存者。漢高不事詩書。文帝躬修玄嘿。是以

王道廢缺。禮樂不興。仲舒此策。詞若迂緩。而意實醇正。漢家經學。自此興起。不可謂非其功矣。

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

周道粲然復興  
入君正心以正朝廷



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董仲舒對策又說。國家之盛衰。只看人君所行的政事何如。前代長久隆盛的。莫過於周。及傳至幽王。厲王。周道遂衰。其實道未嘗亡。只是幽厲肆行暴虐。不肯率由先王之道耳。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奮發有為。與其廢滯。補其敝壞。以昭明文武之功業。周家治道遂燦然中興。此乃夙夜不怠。力行善政之所致也。由此觀之。人君欲國家長盛而不衰者。可不以興道致治為務哉。然治道不可外求。全在人君之一心。誠使為人君者。先能自正其心。虛明光大。不為一毫私意所蔽。則行出來的政事。發出來的號令。必皆合天理。當人

心。而可以正朝廷矣。朝廷正。則必能進賢退不肖。使羣臣皆奉公守法。竭力效忠。可以正百官矣。百官正。則禮樂教化。四達不悖。以正萬民。以正四方。無遠無近。蕩蕩平平。自無一人一處之不歸於正者矣。君德既正。天心自協。至和薰蒸。無有邪氣。于乎其間。是以陰陽均調。而風雨時若。羣生和樂。而萬民滋殖。凡世間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備至。而王道大成矣。蓋天之與人。本同一氣。人事正。則正氣應之。善祥之所由集也。人事不正。則邪氣應之。災異之所由臻也。然其本。則在人君之一心而已。所以古語說。君心為萬化之原。至誠贊天地之化育。意蓋如此。董仲舒對武帝三策。其正心一言。實萬世帝王為治之本。人君果能體而行之。則二帝三王之盛。豈難致哉。



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  
 致之執。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  
 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  
 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  
 也。夫萬民之趨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  
 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  
 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  
 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

民之徒  
利如水

王者以  
教化為  
大務

故其刑罰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董仲舒對策又說。王道固在正心。以正朝廷。百官萬民四方。而諸福皆至矣。然也有聖人在下。勢位卑賤。而不得致的。如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所居的是得致之位。所操的是可致之勢。且有聖德。又是能致之資。即位之初。觀其施為。高出世主一等。而恩澤又深。厚。智識明達。而意思又美好。憐愛百姓。而好慕賢士。可謂不世出之主矣。然而陰陽或未必調。風雨或未必時。諸福之物。或未必至。這是何故。只為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故太平之業。猶未致也。夫常人之情。見利則趨。就如水之趨下。一般。水性趨下。必須隄防。障禦。人情趨利。若不把教化來做箇隄防。怎能勾得住。古時王者。曉得這道理。故居南面而治天



下莫不以教化所繫者大。而專力於此。在京師中。則立太學以教於國。在各郡國。則設庠序以化於邑。這太學與庠序裏面。都設師儒之官。取民之俊秀者而教之。用仁去漸染他。用義去摩厲他。用禮去節制他。所以民都興於仁義禮樂。不用嚴刑重罰。而民自不犯法禁。由上之教化素行。而下之習俗淳美。故也由是觀之。欲致諸福。在行王道。欲行王道。必先教化。治天下者。當知所務矣。

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

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

董仲舒對策又說。王道之先務。固在於教化矣。况秦廢教化。而任威刑。漢承其後。不可不變。自古聖王承繼亂世之後。必須鑒其失而矯其弊。把那亂世所行的事。一切掃除革去。乃可以新天下之耳目。建太平之事業。譬如彈琴瑟的。若絃不和。調到那極處。必須解下這絃來。從新安上。方纔彈得。若爲政的。前面的行事。如今若壞到極處。必須從新更改。釐



正一番方纔治得。所以漢家自高帝得天下以來。歷惠帝。文帝。景帝都。要天下治平。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其失只在於時常更化。而不能更化。尚仍秦之舊故也。古人有言。臨着淵水。羨慕那遊魚。徒羨何益。不如退去。結網來打取這魚。如今臨政治民。願治功成就。徒願何益。不如革力舊弊。從新更化。蓋結網則可以得魚。更化則可以善治。既能善治。則陰陽調風雨。時羣生和。萬物殖。天災人害。日漸消去。嘉祥美福。日益招來。此國家之所以興。非獨天命。皆人事所致也。這是仲舒第一策。勸武帝更改秦法。圖新治理的意思。然終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武帝承秦之亂風俗彫敝。故仲舒陳更化之言。若承繼治世守祖宗之鴻業。則又當率舊章。遵成憲。而不可妄意紛更矣。

聖王之治天下也。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義。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教化漸而仁義流

尊所聞行所知

大高明士



大學賢士所開

三王之盛易為

堯舜之名可及

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養士之大者莫大於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

囚圜是牢獄。初董仲舒所對頭一篇策。既已稱旨。武帝又出一策。題問他說。殷人執五刑以懲姦惡。然周之成康不用刑。而天下治。秦人用嚴刑。而天下亂。所以不同者何故。於是董仲舒又對說。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以學校教化為先務。其率教而有德者。則與之爵

祿以養其德。不率教而陷於惡者。則用刑罰以威其惡。夫其教化素行。而德刑並用如此。所以那時的百姓。都曉得禮義。而恥於為惡。以犯其上之法。殷人之所以能勝姦惡者。蓋以教化為先。而用刑以輔之。非專恃五刑之效也。周武王遭紂之亂。不得已行大義。伐紂而併誅其黨。以除天下之殘賊。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不得不然也。及天下既平。周公卽制禮作樂。修明教化之具。以潤色太平。馴至成康二王之時。治道隆盛。刑措不用。牢獄中空。虛沒有囚繫者。四十餘年。蓋亦本於教化之所漸染。仁義之所周流。化行於上。而俗美於下。故耳。豈刑威之所能致哉。教化之功。一至於此。今陛下并有天下。殊方絕域。莫不服從。雖三代盛時。無以過矣。然而教化之功。未加於百姓。不能與三王並隆者。只是陛下之心。



未嘗加意於此焉耳。昔曾子嘗說。人能於所聞的道理。篤信而不疑。則德日進於高明矣。於所知的道理。力行而不懈。則業日積於光大矣。可見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只在一加意尊行之間而已。今陛下發策。追慕成康刑措之隆。其於三王之教化。亦既聞而知之矣。臣願陛下就把這節治道。立實心於內。而極力以行之。不為慕古之空言。則教化修明。風俗淳美。太平之業。可以坐致矣。又與三王何異哉。夫治天下之道。莫要於用賢。而賢才之在大下。又貴於素養。若平時不能作養。那為士的。一旦便求其有用。正如美玉未曾雕琢。便要求其文采。豈可得哉。故欲求賢。必先養士。三代之時。內設太學以教於國。外設庠序以化於邑。然庠序之教。正於一方。人才尚少。若論養士之大者。莫如太學。蓋太學聚天下賢

士而教之。乃賢才所由進。川的門路。若從這裏加意作養。時常考試詢問他。以盡其材。能成其德業。則英俊之。士宜可得矣。既偏得天下。的賢人而用之。由是以天下之才。治天下之事。則三代的盛治。可以易致。而堯舜的盛名。亦可幾及也。這是仲舒第二策。勸武帝先教化而後刑罰。與太學以養人才。可謂得王道之要務。至於尊所聞行所知二語。尤為緊切。蓋天下事。非知之難。惟行之難。武帝所慕者。成周之治。而所行者。亡秦之政。欲以比隆於古。不亦遠乎。故仲舒此言。真深中武帝之病。而後世人主。有志於慕古者。毋若武帝之空言哉。

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夏尚忠。殷尚敬。



周尚文者。所繼之揀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仲舒既對了第二策。武帝又出一策。題問他。說三王之教。所尚不同。莫非是道有異乎。於是仲舒又對說。這道是古今天下所共由的。就使行之萬世。豈有弊病。其有弊病。乃是後

來人肆意妄行。夫了這道故也。如夏禹開國之初。崇尚忠厚。到後來風俗變得都驕恣了。故殷湯繼之。不得不改尚敬畏。敬畏之久。又變得忒質朴了。故周文武繼之。不得不改尚禮文。是文以揀敬之弊。敬以揀忠之弊。矯偏歸正。損益就中。事當如此。至於道。則豈有異哉。蓋這道之大原。乃從天出。自然而然。天至今不變。則道亦不變。自古聖王。不過順天道而推行之耳。是以禹承繼舜。舜承繼堯。這三箇聖人。以聖繼聖。遞相傳授。守着一箇道理。無有弊病。既無弊病。何用救正。故堯舜禹之間。不聞有損益釐革的事。正以其道之同。故也。這等看來。可見聖人承繼治世之後。其道則同。如夏繼虞。虞繼唐。是也。承繼亂世之後。其道則變。如周繼殷。殷繼夏。是也。今漢繼秦。大亂之後。周家所尚的儀文。已流蕩澆薄。到





極處了。今日正該漸漸減損周家的儀文。崇尚夏家的忠厚。以救正之。然後教化可行。而風俗可易。此乃繼亂世之道。不得不如此也。大抵世變之日趨于文。加江河之日趨于下。在周末世。孔子已嘆其過於文。而欲從先進。况漢世乎。仲舒斯言。真抹時之論也。抑非特漢世為然。自漢以來。虛文日盛。實意漸漓。司教化之責者。宜三復於斯言矣。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

### 不可明民知所從矣

六藝。即易。書。詩。春秋。禮。樂。之六經。董仲舒又對策說。春秋之義。天下諸侯皆統于天子。稟其制度。無敢違異。叫做大一統。這乃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不可一日不明者也。如今學術分裂。民無適從。師之所傳。各為一道。入之所持。各為一說。六經之外。殆有百家。方術各異。指意不同。紛紛然爭立門戶。此是彼非。各欲行其所學。所以為人上者。被諸家的議論說亂了。亦無以主張國是。而成一統之治。斯大亂之道也。臣愚以為天下所當誦習者。止是孔子所刪述的六經。其餘諸家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的。如申不害。韓非。為刑名家。蘇秦。張儀。為縱橫家。如此等類。都是邪說。該一切禁絕之。勿使並進。凡師之所以為



教。弟子所以爲學。有司所以薦舉。朝廷所以取人。都只以孔子六藝爲主。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百姓每始知所適從矣。蓋漢家承秦之後。士習申韓蘇張之術者。皆在所舉。故仲舒第三策篇終。請禁絕之。使聖道不雜於功利。六經不晦於異端。此其所以爲醇儒也。至今百家滅息。而孔子之六藝如日中天。若仲舒者。不獨有功於漢。亦有功於萬世者哉。

父爲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匡正。王敬重焉。嘗問之曰。粵王句踐與大夫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爲越有三仁。何如。

仲舒對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繇此言之。則粵未嘗有一仁也。

句踐是粵王的名。泄庸與文種。范蠡都是趙王的臣。五伯是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楚莊王。秦繆公。董仲舒對策之後。武帝除授他做江都國相。出事江都易王劉非。易王是景帝之子。武帝的兄。平素驕貴。又好勇力。仲舒既爲國相。時常以禮法輔導匡正之。易王因此感動也。知敬重他。一日問仲舒說。昔春秋時粵王句踐發憤苦志。欲報吳讐。與其大夫泄



庸文種范蠡三人共圖之。竟用這三人的計策舉兵伐吳。遂滅其國。粵王自此強于天下。得與中國之會盟。三人之功大矣。昔孔子稱微子箕子比干。是殷時三箇仁人。寡人觀泚庸種蠡霸粵吞吳。功業不小。說粵也有三仁。不知如何如董仲舒對說王把仁許這三臣。不過取其功耳。殊不知所謂仁人者。其存心處事。但知有道理。不知有利鈍。義之所在。就守正而行之。更無一毫圖利之心。道之所在。則秉公而明之。絕無一毫計功之念。純乎天理。一無所為而為。這纔是仁者之心。少涉私意。便是伯道。乃仁人之所深恥者。所以孔子之門。就是五尺童子。稍知道理的也。羞稱五伯之功。只為他專尚許力。假借仁義以濟其私欲。故也。夫五伯之功。猶為聖門所羞稱。如此。今觀泚庸種蠡。功既不高于五伯。而任術逞

力。滅人國家。覆人宗祀。其專尚許力。不顧仁義。比之五伯。殆又甚焉。這等看來。粵何嘗有一仁乎。按是時江都王驕恣不奉漢法。觀其羨慕於陰謀併國之臣。則其邪心已萌。故仲舒明正道以陰折之。所謂以禮匡正。即其事也。後其子建竟以謀反誅。豈非貼謀不善。世濟其惡。以致此哉。若仲舒所論五伯義利之辨。尤足以見其學術之純正。漢世儒者所不及也。

上雅向儒術。丞相竇嬰。太尉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天子使使束帛加



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既至，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太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

推轂是推舉引薦人。如推轉車轂一般。魯邸是京師中設有魯王府第處。如今之諸王館。歷是曆書。武帝平時嚮慕儒者的學術。那時丞相竇嬰、太尉田蚡也都好儒術。君臣意合於是竇嬰、田蚡共薦舉堂時名儒趙綰、做御史大夫。王臧做郎中令。趙綰以古時天子有

明堂之制。順四時月令之宜。以朝諸侯。聽政事。奏請立之。但其制度一時考究未明。以其師申公是當時名儒。博通今古。乃薦之於武帝。請召用之。申公即前時與楚元王同學者。此時歸老在魯國。武帝特遣使臣將幣帛一束。加上王璧。以為聘禮。用蒲輪安車駕駟馬而迎之。申公到京。武帝就延見他。訪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已老耄了。言語質直。就對說。為治也不在多言。只看其力行何如耳。能着實去行。便可以致治。議論徒多。反生惑亂。無益也。這時武帝正好文辭。見申公對說如此。意向不同。故默然不喜。然心裏思量。既已招致他來了。不好就遣去。只着他做太中大夫。暫安下在魯王府中。與趙綰、王臧等商議明堂的制度。及天子巡狩郡國。改正朔。易服色等事。其實無重用之意矣。夫申公雖



吾亦欲  
除吏  
嘗請  
考工地

非醇儒。然力行一言。切中武帝之病。乃為治者。所當體驗也。武帝徒慕儒者之名。而不能用此。豈真能好儒者哉。然束帛加璧。安車駟馬。實一時禮賢之盛舉。亦後世所僅見者也。六年。武安侯田蚡為丞相。蚡驕侈。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物。相屬於道。多受四方賂遺。其家金玉婦女狗馬聲樂玩好。不可勝數。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

蚡是後乃稍退

田蚡是皇太后之弟。武帝的母舅。初封為武安侯。漢初丞相皆以列侯為之。武帝即位之六年。以武安侯田蚡為丞相。蚡恃其貴戚。習為驕侈。營造第宅。必窮極壯麗。比別人家的房屋。獨為華美。論甲乙次第。他為諸第之最。買置田園。都揀擇上等肥美之地。極其膏腴。以為奉養游觀之所。時常遣人市買各郡縣中貨物。往來道路。絡繹不絕。又貪而好利。多受四方賄賂。餽贈之物。所以其家蓄積的金銀寶玉。與婦女狗馬聲樂玩好之物。極多。不可記算。其奢侈如此。蚡又以太后之故。得出入宮禁。時常入宮奏事。武帝便與他坐了說話。雷連許多時候。纔出。但有所言。無不聽從。蚡所薦舉的人。不拘資次。或從草野中。徑與



他做食二千石俸的大官。漸漸使主上的威福之柄。都下移了。武帝因此漸不能堪。一日因見他選的官太多。乃責問他說。你自家選的官吏。盡了不曾。我如今也要選些官吏。蓋責其專擅。不知有朝廷也。田蚡又曾討要少府考工的官地。蓋造房屋。武帝發怒說。你這等求討。再無厭足。何不把國家藏兵器的武庫都古了去罷。蓋甚言其不可以折其驕恣之心也。田蚡自後方纔懼怕。稍稍退抑。這一段見武帝之剛明。能制抑外戚使之不敢為非。然原其本。失在用他做丞相秉國政。彼富貴驕奢之人。識見短淺。一旦操握權柄。欲其不為非。豈可得哉。昔文帝時。后弟竇廣國有賢行。文帝欲用之為相。後竟以外戚之故。遂舍之。而用申屠嘉。故竇氏得長保其富貴。而朝廷亦不至於寡恩。若文帝之防微杜漸。則

又過於武帝遠矣。

東海太守汲黯為主爵都尉。始黯為謁者。以嚴見憚。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東海郡的太守。姓汲。名黯。武帝聞其在地方守已愛民。廉能卓異。遂陞他做主爵都尉之



官漢時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汲黯以太守而為九卿。蓋因其賢而超遷之也。史臣因敘汲黯之為人。說道起初。汲黯做謁者之官。主引奏贊禮之事。常在朝廷左右。以嚴正為武帝所敬憚。曾因河內郡失火。延燒了千餘人家。武帝使汲黯持節往那裏驗看火災。汲黯還朝。復命說道。這是百姓人家不謹。偶然失火。房屋連接因而延燒。非關天災。不足憂也。臣經過河南地方。見貧民遭水旱之災。饑餓流離者。至萬有餘家。甚者或父子相殺而食之。災變至此。深為可憂。臣目擊百姓困苦。宜行賑濟。若待奏聞朝廷。恐緩不及事。謹從權宜。輒自持節。發倉中米粟以賑濟之。然未奉明旨。擅便行事。臣之罪大矣。今請約還使節。退而伏受矯詔之罪。武帝聽說喜。汲黯能宜布主恩。全活民命。反以為賢。而宥之。按春秋之

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今水旱為災。人民相食。汲黯即以便宜發粟。拯萬姓之命。消不測之變。可謂得春秋之義矣。然非遇明哲之君。鮮不以專擅而得罪者。而武帝乃能嘉其功。而恕其罪。不拘責之以文法。其雄才大度。亦於此可見。故觀汲黯之事。可為人臣任事者之法。觀武帝之赦汲黯。可為人君任人者之法。

其在東海。治官理民。好清淨。其治務在無為。引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

內多慾  
而外施  
仁義



其矣汲黯之慙

天子置

公卿輔

弼之臣

汲黯何

如人

賁育不

能奪

汲黯社

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慙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

六

數。是責其罪。請告。是給假。守城深堅。是說人有持守。臨大節。而不可奪。譬如為將者。固守城池。深溝堅壁。不可攻奪的。意思。賁育。是孟賁。夏育。二人。古之有勇力者。汲黯在東海郡做太守時。凡臨治官事。統理百姓。只好清淨簡默。與民相安。其治務在順着那人情事理之自然。無所作為。不欲多事紛擾。一切設施措置。止是引用人體。不拘那瑣屑事例。其為官如此。然汲黯為人。生性倨傲。少有禮文。但聞的人有過失。便當面挫折他。不能含容在心裏。必說出而後已。那時武帝方招致天下文學儒臣。會聚在殿廷。講圖治理。武帝是箇好名之君。每與羣臣議論。必高談仁義。遠慕唐虞。動輒說我要如此。我要如此。其實不能



躬行。汲黯當衆人面前。唐突對說。古者帝王之治天下。皆以正心誠意。無私寡欲爲本。今陛下心裏聲色貨利。種種私欲。紛擾於中外。面却要行仁義。這等樣。却怎麼學得那堯舜聖君。而成唐虞之治乎。武帝因汲黯當衆取辱他。心不能堪。默然不語。發怒變色。因此罷朝。公卿大臣以黯觸犯忌諱。禍且不測。都替他驚恐。武帝平素却知道他爲人。退去官中。對左右說。汲黯爲人。何其直戇之甚。一至於此。及羣臣朝退。或戒責汲黯說。他言語太直。面斥主上。非事君之禮。汲黯說道。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凡事正欲其直言盡諫。以共成君德。豈是要依阿從諛。順承意旨。陷主上于不義乎。且已在其位。做朝廷的官。須是守正直道。方爲稱職。若唯務自愛其身。緘默避禍。自己一身雖是全了。却不玷辱了朝廷官職。

夫汲黯之面諍。雖若傷於太激。而其剛方正直之節。則有大過人者。故武帝因此亦有取焉。他平日多病。一日因有疾。同僚官莊助替他請假調理。上因問莊助說。你評論汲黯之爲人。何如。莊助對說。汲黯之爲人。可大受而不可以小知。若使他尋常任職居官。其才能也不見有過人處。若着他輔佐少主。當危疑之際。正色立朝。城守深固。一切禍福利害。都動搖他不得。人欲招之。未必能來。欲麾之。亦不能去。其操守堅定。確然不移。就是孟賁夏育那樣勇力。亦不能奪其志。而易其守矣。此及黯之所長也。武帝說。此論誠然。古有社稷之臣。爲國家所倚賴。國在與在。國亡與亡。至如汲黯之忠直。近于古之社稷臣矣。夫武帝能容汲黯之戇直。且稱爲社稷臣。可謂有知人之明矣。然立朝未幾。而卽出之於淮陽。不



竟其用。則亦何貴于能知哉。大學說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慢也。正武帝之謂矣。

二年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

言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壽可益蓬

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於是天子始

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海上

燕齊迂怪之士多更來言神仙事矣

却老是養生延年之術。封禪是祭泰山之禮。加土於山上。叫做封。設壇於山下。叫做禪。安期生是古之仙人。武帝元光二年。此時即位。此八年。頗好祈禱鬼神之事。有箇方士李少

丹砂可化為黃金  
始親祀  
遣方士  
神仙

君。平日會使些妖術惑人。聞武帝好鬼神。乃奏獻祭竈祈福却老延年的方術。武帝甚尊信他。少君說道。祭竈則可以召致鬼物。點化丹砂。便成黃金。把這金煉成靈丹。服食之。使人添壽。而東海蓬萊山中的仙人。也可與相見。既見了仙人。因而行封禪之禮。則仙道可成。而長生不死矣。又說他曾遊海上。見安期生。於是武帝慕其術。始親自祭竈。燒煉黃金。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仙人安期生之類。那海上燕齊等處。妖言怪術的人。見武帝好神仙。都欲欺哄朝廷。希圖富貴。多更迭而來。爭談神仙之事。大抵人主之心。不可輕有所好。所好一見。則小人即以其術投之。逢迎煽惑。無所不至。武帝只為好鬼神。信方術。求長生。而方士邪人。遂乘其間。自少君以祀竈之說。進其後。少翁。樂大。公孫卿之屬。紛紛求售。

通鑑直解卷之八 漢武帝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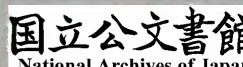


雖其術後皆無驗。並以誣罔被誅。而君德爲之虧損。海內爲之虛耗。末年痛悔。亦無及矣。然則人主之於好尚。可不謹哉。

匈奴入上谷。殺掠吏民。遣將軍衛青出上谷。公孫敖出代。公孫賀出雲中。李廣出雁門。各萬騎。擊胡。衛青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李廣皆爲胡所敗。唯青賜爵關內侯。青雖出於奴虜。然善騎射。材力絕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樂爲用。有將帥材。故每

### 出輒有功。天下由此服上之知人

上谷。即今宣府。代。即今代州。雲中。即今大同。府。雁門。即今朔州。龍城。是匈奴中地名。武帝元光六年。匈奴入犯上谷。地方官吏百姓。每都被其殺戮。搶擄。武帝乃遣四箇將軍。分路出去。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郡。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雁門。各領一萬人馬。往塞外征勦胡虜。獨有衛青從上谷出去。直到龍城地方。斬獲首級。并俘虜。共七百人。得勝回來。那公孫賀。雖不曾敗。也無所得。公孫敖與李廣。都被胡虜殺敗了。公孫敖折了七千餘軍。李廣被虜人捉去。全軍盡沒。單身進回。以此只有衛青。賜爵爲關內侯。賞其功也。衛青本是平陽侯家人。出身微賤。然他平日會騎射。材力過





人。一旦貴顯。又能接遇士大夫以禮。極其謙  
謹。撫士卒以恩。致其體恤。那衆士卒每。都懼  
喜替他出力。真有將帥之林。所以每次出塞。  
便有功績。當時武帝識他於微賤之中。拔用  
他爲將。不待左右薦引。不拘尋常資格。天下  
由此都服武帝能知人也。夫材有可用。雖奴  
隸不棄。真知獨斷。迥出常情。此可爲用人之  
法。然四將出塞。勞師遠征。喪卒幾二萬。獲虜  
僅七百。得不償  
此可爲黷武之

元朔元年冬。詔曰朕深詔執事。與廉舉孝。庶幾  
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或至  
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夕

進賢受  
賞

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  
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  
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當免。奏可。

武帝元光元年。曾詔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到  
元朔元年。已經六載。並不見有舉到者。這年  
冬月。又下詔說道。孝弟是百行之本源。廉恥  
乃士人之美節。古先聖王每加意於此。以風  
化天下。朕前此也曾深切告詔郡國守令等  
官。務要興起清廉官吏。薦舉孝子順孫。庶幾  
使人有所激勸。勉而爲善。以移風易俗。承繼  
先聖的美業。今却都不舉來。孔子說。十家的  
小邑。也有生質美好忠信之人。况以天下之  
廣。豈無賢人堪以應舉的。今乃合一郡之中。



通不舉薦一人。是守令等官。不能宣朝廷的德化。以究竟於下。而使積行之君子。壅蔽而不得上聞也。且朕聞人臣能薦進賢士的。該受上賞。若蔽塞賢路。不能薦進的。該被顯戮。這是古道如此。如今何獨不然。你廷臣每可議擬那郡國守令。食二千石俸的官員。不舉孝廉者。應得何罪。於是有司會議奏說。前有詔書着各郡國舉孝。却乃不行遵奉。便於詔書有違。當以不敬論罪。興起廉能。揚清激濁。乃郡國守令之任。今不能察廉。便是不盡其任。當以不職免官。奏准俱依擬行。按武帝此舉。亦是良法。夫天下賢才。伏於草莽之中。朝廷豈能徧知。而郡國俗吏。但以簿書期會為事。又豈能以舉賢為急務。今既責郡國以舉賢。而又罪其不舉者。則人人畏罪而思自盡。天下賢才。豈有遺在草莽者哉。然非明核其

所舉之是非。而行連坐之法。又或有苟且塞責者。此不可不知也。

五年。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與

參謀議。

平津是卿名。武帝元朔五年。以御史大夫公孫弘為丞相。漢初丞相必以列侯為之。今公孫弘起自儒臣。原無封爵。武帝乃封他為平津侯。此後遂為故事。凡拜相者。必封侯。實自弘始也。此時武帝方欲制禮作樂。開邊拓境。興起功業。公孫弘自以遭遇異常。責任隆重。恐他識見有限。不足以謀國事。稱上意。於是就丞相府東邊。立箇客館。另開一閣門。以延

以延賢



見天下之賢人。與之參決謀議。其所得俸祿。多以供給賓客焉。蓋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周知。故人君以之謀於宰相。而宰相又必以之謀於士大夫。集衆思以廣忠益。盡羣議以開聰明。這纔是大臣公忠體國之道。公孫弘之開閣延賢。庶幾有得於是。但史稱弘意思有隙。必報。如出董仲舒徒汲黯。則其所延者。未必皆賢人。而其所謀者。未必皆正論矣。後之相天下者。惟法弘之延賢。而戒其報怨焉。可也。

正月上行幸緱氏。禮祭中嶽大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詔加增大室祠。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公孫卿見大人。造甚大。羣臣

有言萬歲者三

白雲出封中

群臣上壽頌功德

欣然庶幾遇之

東方朔

言見一老父牽狗。忽不見。上以為仙人也。宿留海上。還封禪。其封禪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還。羣臣上壽頌功德。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至海上望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萊。東方朔曰。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仙人將自至。乃止。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至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至甘泉。凡周行萬八



千里云

緱氏。漢縣名。在今河南南府中嶽。是嵩山。其東一山名太室。八神。是八方之神。循音秀。雷音。是東嶽蓬萊。嶧石。都是海中。山名。九原。郡名。卽今河套之地。甘泉。宮名。元封元年正月。武帝信方士公孫卿之言。車駕親到河南緱氏縣地方。登中嶽太室山。行登禮。那扈從官員。在山下的。都說恰纔聽得似有呼萬歲者。三聲。這是各官影響附會。以希武帝之意。原非實事。武帝却使信了。就詔祠官加增太室山的祭禮。給三百戶。以奉祠事。遂往東去。巡行海上。以禮祀八方之神。公孫卿持節候神人。無驗。因誑說見神人長數丈。尙有足跡在地。甚大。羣臣都附和他也。說適間見一老父率

狗。口稱要見天子。忽然不見。武帝以衆人的言語。與公孫卿相合。就信以爲諸臣所見者。必仙人也。因畱住海上。守候仙人來。久之。竟無所見。乃回到泰山。加土於山上。築壇於山下。祭天地諸神。行封禪禮。那封禪的去處。夜間若有光明。晝間又有白雲。從所封處騰出。這也是羣臣附會欺誑。以此爲應驗。武帝回還。羣臣慶賀。奉觴上壽。都稱頌天子的功德。世俗傳說。秦始皇封禪。沮風雨不得上。今武帝旣上封泰山。無風雨。正合方士所謂有封禪。則不死。可上接蓬萊神仙者。而海上方士乘幾更言。蓬萊山諸神仙。若就可立見一般。於是武帝愈惑。心下欣喜。覬望得遇神仙。復往海上。等待候望焉。又要親自渡海。去求蓬萊山仙人所居之處。以萬乘之尊。而親蹈風波不測之險。縱自輕。如天下何。當時侍臣有



士負俗  
累而立  
功名  
泛駕跡

箇東方朔。婉詞諫說。神仙只在人心。心靜便得。躁便不得。陛下但回宮去。澄神息慮。靜以待之。仙人將自至。何必遠求蓬萊。武帝纔止不行。而其心猶未忘。遂去傍海而行。北至碣石。巡遼西。歷北邊。至九原。經過許多地方。自正月出去。到五月纔回甘泉宮。凡行過一萬八千里。其遠如此。千乘萬騎。勞費又可知矣。

上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犇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跡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

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泛駕是馬之奔逸。不循軌轍的。跡弛。是落拓不檢。遺棄禮法的人。武帝好大喜功。內興制。外征伐四夷。紛紛多事。嘗欲求文武異才。而用之。及在位日久。一時名臣文武之士。或以年老物故。或以罪累見誅。看看凋落殆盡。不穀任使。乃於元封五年夏四月。下詔說道。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待賢臣而弘功業者。故人主欲建非常的大功。必得那非常的大才。而任用之。然後功名可立。但要用此非常之人。却不可以尋常尺度去論他。譬如養馬一般。有一樣馬。乘之即奔。立則蹏人。雖則不甚馴良。却有絕力。能一日而致千里。有一樣人。賦性豪蕩。不拘小節。往往為流俗所譏刺。雖則不甚謹厚。却有異才。幹得事。能立功名。



夫泛駕之馬。人但見其奔逸不循軌轍。便以爲棄物。跡弛之士。人但見其落拓不循規矩。便以爲棄人。殊不知只要自家會駕御他。若御得其道。則馬之泛駕者。不害其能千里也。士之跡弛者。不害其爲有用也。如今天下的人。豈沒有智勇殊絕之士。苦爲繩墨所拘。罪累見廢。而伏于下位。遺于草野。如千里之馬。困于槽櫪者乎。其令州郡等官。察吏民中。但有俊茂之才。超出等類。可以爲將爲相。及奉使遠方絕國。不辱君命的人。便有些微過細累。不必苛責。都舉薦將來。以備朝廷任使。按武帝雄才大略。銳于有爲。其用人往往不拘常格。如公孫弘。以海濱牧豕之人。數年而至宰相。衛青霍去病。以侯家僕隸而爲大將軍。卜式。桑弘羊。孔僅。發於商賈。張湯。趙禹。出于刀筆。小吏武帝驅策而使之。咸得其用。卒以

鞭撻四夷。威加海內。亦可謂得用人之術矣。然天下自此日益多事。而士大大皆馳騫于功名。不復知有名節。行檢之可貴。以致廉恥道喪。風俗敗壞。則其所損。亦豈淺淺哉。若古聖王之用才。則不然。明教化以養之。表節行以勵之。興之以三物。辨之以九德。貴賢而賤能。先德而後藝。故其風俗醇美。人才茂盛。卿大夫有素絲羔羊之節。而兔置之野人。皆可以爲腹心于城。較之武帝之用舍。不可同日而語矣。後世人主。欲求賢以輔治者。當鑒于斯。

道蘇武  
便匈奴

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張勝常惠使匈奴單于使衛律召武欲降之律謂武曰律前負漢歸



蘇武守節  
蘇武吞  
海牧

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曰。羝

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單于。是虜王的名號。窖。是地窖。羝。是公羊。乳。是生育。武帝天漢元年。因匈奴遣使來通好。遂遣中郎將蘇武。與張勝。常惠等。往使匈奴。以答其禮。及到了匈奴國中。那虜王單于却轉加驕慢。不以禮相待。又使漢家先降順的一箇使臣。叫做衛律。呼召蘇武。以兵威逼。勸他。要他降順。蘇武抵死不從。衛律乃將好言語。哄他說道。我先年也。為出差到此。只因懼罪。不敢還朝。歸順了匈奴。幸蒙單于的大恩。就封我為丁靈王。統領着數萬之眾。馬畜滿山。其富貴如此。蘇君。你若今日降順了。明日也。就是這等富貴。何等受用。若不降。必遭殺戮。空把這箇身子。糜爛在草地裏。有誰知道。死而無名。雖死何益。不如降順的好。衛律

通鑑直解卷之八 漢武帝 三十一



雖把這話去動他。蘇武也只不答應。衛律又恐嚇他。說道：你如今不早聽吾計。到後面禍迫時。要再見我面。不可得了。於是蘇武大罵衛律。說道：汝本是漢家的臣子。忘恩失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以苟全性命。偷取富貴。乃不忠不孝不義之賊也。這等的人。我要見你怎的。衛律見蘇武志節甚堅。知其終不可脇。乃將蘇武的言語。回報單于。單于大怒。乃囚閉蘇武。放在箇大窖裏。絕不與他飲食。要餓殺之。蘇武手中只是持着那使節。遇天下雪。就取雪和節上的旃毛并吞之。聊以充饑。捱到數日不死。匈奴見餓不死他。皆驚怪之。以爲神靈。不敢加害。又遷徙蘇武於北海之上。把一羣公羊着他牧放。與他說待這公羊下羔兒時。纔放汝歸國。夫公羊豈能生子。匈奴此言。所以示其終不得歸之意也。又分



不似已這般雄才大略。從此太子之母衛皇后與太子的恩寵漸漸衰滅。他母子心下疑慮。恐遭廢黜。常不自安。武帝知道他這意思。一日對皇后之弟大將軍衛青說。我漢家自高祖以來。凡事都只是草草創立。未得完美。又加以四夷侵陵中國。擾害邊方。我若因循不變。更制度興起禮樂。則後世子孫何以觀法。坐視四夷爲患。不出師征伐。任其侵陵。無所懲創。則天下何由安寧。我爲此故。內修外攘。紛紛多事。不得不勞動百姓。若使後世子孫。又復如我所爲。紛擾不已。便與當時秦家一般。蓋秦家只因征伐不已。百姓勞擾。遂至於亡。我身後子孫若復如此。是蹈其覆轍矣。今太子敦厚簡重。性好安靜。必能保守天下。天下多事之後。要求箇謹守成法之主。豈有過於太子者。聞得他母子心下不安。你可將



我這意思。去曉諭他知道。着他安心。勿生疑慮也。大將軍頓首拜謝。太子平日見武帝南此征伐。用兵於四夷。天下勞擾。往往進諫。武帝笑說。如今四夷侵陵。必須征伐。勞動一番。纔保得百年無事。我今身任了這勞苦事。經營停當。却把安逸太平之福。遺下與汝。使汝坐享。却不是好武帝此言。與所以曉諭衛青者。其意相符。其謂身當其勞。而遺後世以安者。亦是本心。但人主於父子之間。不可輕露愛憎之端。此端一露。則奸人遂得而乘之。武帝只爲嫌太子才能少。不類已。此念一萌。其後江充。遂有所觀望。以行其讒謀。而巫蠱之禍起。太子竟生死。不能自明。然則人主於子。愛憎之際。可不慎哉。

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

世于秋  
訟太子  
寬

拜田千  
秋爲大  
鴻臚  
歸來望  
臺

子惶恐無他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寬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上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巫蠱。是師巫呪詛之術。湖。是縣名。卽今河南閩鄉縣。武帝末年。宮禁不嚴。妃嬪宮人都與



外間師巫婦人交通。雕刻木人。禱祀祈福。其  
後宮人有彼此妬忌者。就說有人在背後呪  
咀主上。武帝信之。多所誅殺。遂成巫蠱之獄。  
讒臣江充因而誣陷皇太子。說太子也在宮  
中。行呪咀之術。太子忿恨不能自明。因發兵  
捕斬江充。長安城中。因傳說太子謀反。太子  
懼罪。走出湖縣地方。自縊而死。由是窮治巫  
蠱之獄。無辜被巫者甚衆。其後法司按問。通  
無指實。多有冤枉。武帝以此想起太子當初  
也是被江充誣賴。無處分辨。逼迫至此。倉卒  
懼罪。原無反意。心裏漸漸明白。知太子之冤。  
適有高祖廟寢殿裏一箇郎官。叫做田千秋。  
來上急變。替太子申冤。說道。今律法上。兒子  
盜弄父親的兵器。罪止於笞。在平民且如此。  
况天子之子。縱是擅發武庫兵。過誤而殺人。  
何罪之有。乃加以謀反之名。使之抱痛而死。

豈不冤哉。於是武帝乃大感悟。即召田千秋  
面見。說道。父子間的事。乃人所難言者。自從  
太子死後。誰人與他一言。今你獨明言太子  
之無他意。這乃是太祖高皇帝在天之靈。不  
忍太子冤死。故使你來指教我的。你是祖宗  
貽我的忠良之臣。便當為我的輔佐。於是就  
拜田千秋為大鴻臚。列於九卿。把江充的家  
族。盡數誅戮。以泄神人之憤。武帝哀憐太子  
無罪而死。乃別建一宮。叫做思子宮。又於湖  
縣築一臺。叫做歸來望思之臺。言已望而思  
之。庶太子之魂歸來也。天下聞而悲傷之。夫  
讒佞之臣。反覆傾險。以非為是。將無作有。雖  
明達之人。亦往往為其所惑。如伊戾之害宋  
太子。其意唯起於希寵避罪。而其禍乃至於  
戕害骨肉。傾覆國家。然楚宋昏闇之君。被惑



固宜。以武帝之剛明，亦遭其慘毒而不能察。雖納千秋之說，滅讒臣之族，明太子之冤，然亦晚矣。夫大舜至仁，猶疾讒說之殄行。孔子大聖，亦惡利口之覆邦。况其他乎？後世人主，可不戒哉？可不察哉？

四年上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曩時

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武帝征和四年在位五十餘年矣。一旦覺悟前非。乃自家悔。恨說道。朕即位以來。所行的事。多在妄悖。謬如嚴刑厚斂。征討土木。禱祀等項。致使天下的人。憂愁困苦。不能聊生。深思既往之失。追悔無及。自今以後。凡事有傷害百姓的。濫費財賦的。盡行停止。於是大鴻臚田千秋進說。今方術之士。言神仙者甚衆。然求之數十年。絕無效驗。其不足信明矣。臣請將那方士。每都罷斥遣去之。勿令左道惑人。武帝說。鴻臚說的是。於是悉罷遣諸方士。之候求神仙者。自是之後。上每對羣臣。輒自歎。向時愚昧迷惑。被方士每欺誑。妄意求仙。



到今看來。天下豈有長生不死的人。凡所言的。都是妖妄耳。人能節飲食。服藥餌。培養元氣。差可減少疾病而已。豈真有神仙不死者哉。夫武帝痛悔既往之非。一切更改。漢業賴此。遂以不墜。固可稱矣。然是時武帝行年已老。海內虛耗已極。而後知悔過。不亦晚乎。雖幸而不至於亂亡。然亦危矣。是以人君之圖治。必朝警夕惕。無怠無荒。或舉動一有不當。卽如古帝王之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庶可免於他日之悔也。

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有司奏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安民也。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

封田千  
秋爲富  
民侯  
以趙過  
爲搜粟  
都尉  
用力少  
而得穀  
多

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由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輪臺。是西域中地名。亭。是墩臺。隧。是開通的道路。擅賦。是額外加派的糧差。馬復令。是百姓領養官馬。該免徭役的事例。武帝往時。好大喜功。極意興作。內則求神仙。治宮室。外則征伐四夷。招來西域諸國。把國家的錢糧。都消耗了。百姓困苦。不得安生。到晚年。深悔他往日所爲的。不是。乃下詔書說道。朕前此紛紛多事。以致天下不安。方悔之無及。今有司



官桑弘羊等。又奏請發兵募民。遠去西域數千里外。開墾田畝。屯種於輪臺地方。要就這荒遠去處。築墩臺。開道路。若依他所請。未免又徵調百姓。擾動勞苦。不得休息。非所以安天下之民。朕心惻然。何忍聞此。爲今之計。天下既以虛耗。務在嚴禁。有司官員。苛刻暴虐。停止那不時擅興的科派。使百姓每盡力於本等農業。縱是一時馬少。只當修舉舊例。着百姓每領養。免其雜差。其所派養馬匹。但以補足舊額所缺之數。不致消乏。武備便了。不必又別生事端。以致勞民動衆。這是武帝悔過的說話。自此之後。更不復出軍征討四夷。乃封丞相。田于秋。爲富民侯。以明今日任用的本意。只要休息愛養天下之民。使之殷富而已。於是又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這趙過能行古代代田之法。每田一畝。分作乾溝三條。溝

闊二尺。深一尺。叫做畦。就這畦裏栽種。禾苗長時。却將土爬平了。以壅其根。所以收成倍多。又恐怕地力或薄。不能年年收成。他這畦畝。每年更換一處。所以叫做代田。其用以起土去草。耕耘的田器。都有便利巧法。以教導百姓。每依他使用。不費大力。用力雖少。得穀更多。百姓每都以爲便。而從其教焉。武帝能用趙過。蓋真有意於富民者矣。夫武帝悔心一萌。而善政立見。雖曰已晚。然所以補海內之虛耗。固漢家四百年之人心。而不爲亡秦之續者。賴有此耳。人主不能無過。而貴於改過。豈不信哉。

後元元年。時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



霍光可任大事

畫周公

負成王

圖以賜

光

猶豫久之。察羣臣唯奉車都尉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

奉車都尉是官名。武帝後元元年。戾太子既死。有箇寵幸的趙婕妤住在鉤弋宮。就號為鉤弋夫人。他生得一子。名叫弗陵。懷身十四月纔生。此時年方數歲。形體壯大。異於常人。又資性聰明。多智識。武帝以其類已。奇異而鍾愛之。心裏要立他為太子。只為他年紀幼小。其母鉤弋夫人又方少年。恐怕後來或致母后干預朝政。又有呂氏之禍。因此猶豫不決。思量要求箇託孤寄命的好大臣。以後事付託之。遍察羣臣中。惟有奉車都尉霍光。平

日侍從左右。小心謹慎。忠誠篤厚。堪以擔當大事。乃使黃門待詔的畫工。畫周公背負着成王朝見諸侯的圖。賜與霍光。蓋默示以託孤之意。要他將來輔佐少主。而行周公之事也。其後霍光果能擁立昭帝。盡忠輔政。折燕王蓋主之逆謀。漢業賴以不墜。武帝之付託可謂得人矣。











